

# 逆向的星光

永州市零陵区湾夫完小 杨赞

车窗外的稻田在夕照下流淌成金河,远处那些青瓦白墙的村落,像被时光遗忘的珍珠,静静散落在丘陵的褶皱里。副驾驶座上,一纸调令静静地躺着。从教育局到偏远乡村学校,这是一场在许多人看来不可理喻的“逆行”。

“你真的想好了,要回到‘小西藏’去?”车轮碾过熟悉又陌生的乡路,这句话还在耳边回响。老领导推心置腹的劝说,家人欲言又止的眼神,朋友直白的质疑——“寒窗苦读才走出大山,为什么还要回头?”可我知道,真正的教育不在报表的合格率上,而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生命里。

初到湾夫完小的那个清晨,露水还挂在操场边的狗尾草上。我推开教室门,八双眼睛齐刷刷地望过来,像山涧里刚被雨水洗过的石子,清澈得能照见人影。那一刻,我突然懂得了什么叫“扎根”:它不是一种悲壮的坚守,而是生命与生命之间自然而然的相互浇灌。

现实远比理想骨感。尽管国家的投入让校舍焕然一新,但和城市相比,差距依然刻在每一个细节里。我们开始用旧轮胎做成花坛,亲手打磨教具,用工资买来文具和糖果。可真正的挑战,始终是“人”。

小轩的父母在广州打工,只有过年才能回家。这个数学总不及格的孩子,却对图形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。那天下午,我带着卷尺领他测量校园。“我们要画一张地图,一张只属于我们的地图。”当他把测量数据转化成平面图时,眼睛亮得像发现了宝藏。

这样的午后多了,教室里的变化也多了。我们把课堂搬进田野:在油菜花海中写生,在稻浪起伏间诵读。孩子们的脸庞晒黑了,眼睛却越来越亮。“被‘发配’到最远的边疆,后悔吗?”前不久,教育局一位来调研的老同事这样问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,小丹跑过来塞给我一张纸条,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:“老师,我长大了要当像你一样的老师。”

山里的夜晚格外安静,星光却比城里亮得多。站在操场上仰望星空,我想起教育局那些灯火通明的夜晚——那时我在成堆的文件里寻找教育的意义,却不知它一直藏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。

从教育局到乡村教师,我走出的,是纸张堆砌的山;我走进的,是生命成长的岭。家乡的星空确实没有城市的霓虹绚烂,但这里,有点亮星星的人。而我,荣幸地成为了其中之一。

整理旧物时,二十年前的那片枫叶从书页间滑落。脆薄的叶脉上,“永不止步”的墨迹依然清晰。原来时光从不曾真正带走什么。它只是用独特的方式,将冲动酿成智慧,将急切化为从容,将迷茫转为坚定。窗台上的水仙今晨绽放了。我不再计算花期长短,只是轻轻添水,看它在晨光中舒展自如。

时光确实有重量——它让脚步沉重,却让生命轻盈;它带走青春容颜,却留下通透心境;它是一本越写越薄的书,却也是一条越走越宽的路。

晨起时,镜中白发如秋霜轻落,我终于触摸到时光的质地——它沉甸甸地压在肩头,又轻飘飘地从指缝流走。

(一)

这些年,我像精明的账房先生,在人生的账簿上谨慎落笔。用无数不眠之夜兑换一纸成绩,用日日奔波换取片刻安稳。直到在某个寻常的清晨,从第一根白发里读懂了这场交易——我们以青春置换成熟,用单纯换取从容。

秋阳正好,枫叶正红。那些封存的理想,如同珍藏的普洱茶饼,在岁月深处静静转化。当年的青涩锋芒,已化作杯中的醇厚甘甜。

(二)

中年的滋味,是前额日渐开阔,步履却愈发沉重。

曾经梦想改变世界的少年,如今熟练地在键盘上敲打明天,在厨房里打理柴米油盐。远去的激情像冷却的茶汤,留一抹余温在心底。

直到那个雨日,我站在窗前看雨丝斜落,忽然懂得,这细雨不是天空的挽留,而是对大地温柔的滋养。就像时光带走了青春,却留下了生命的厚度。

(三)

整理旧物时,二十年前的那片枫叶从书页间滑落。脆薄的叶脉上,“永不止步”的墨迹依然清晰。

原来时光从不曾真正带走什么。它只是用独特的方式,将冲动酿成智慧,将急切化为从容,将迷茫转为坚定。

窗台上的水仙今晨绽放了。我不再计算花期长短,只是轻轻添水,看它在晨光中舒展自如。

时光确实有重量——它让脚步沉重,却让生命轻盈;它带走青春容颜,却留下通透心境;它是一本越写越薄的书,却也是一条越走越宽的路。

时光的重量  
长沙市麓芝中学 柳格彬



## 生活

### 奶奶的毛衣

李洪芳

童年记忆中,冬天总是格外寒冷。然而,那些冬天却因为一件毛衣而变得格外温暖。

我特别怕冷,手脚常像冰疙瘩。有一天,放学回到家,我冻得浑身直打哆嗦,嘴唇也乌青。奶奶心疼得不得了,决定为我织一件毛衣。

从那以后,每天放学回家,都能看见奶奶坐在旧藤椅上,戴着老花镜,织针在她手中上下翻飞。阳光透过窗户,为她的身影镀上金边。“奶奶在给你织毛衣呢。”她总是温柔地说。

记得有个深夜,我发现她房里的灯还亮着。推开门,奶奶还在织,眼睛紧盯着毛线,织针有节奏地动着。灯光下,她的白发格外显眼,皱纹也因专注而更深了。我悄悄走过去抱住她,她先是一惊,随即笑着说:“快去睡,别着凉。”

终于,在一个周末,奶奶把织好的毛衣递给我。那是件红色毛衣,上面织着几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。毛衣的针法细密,触感柔软。我穿上毛衣,顿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,身体暖烘烘的。

那个冬天,寒风再也伤不到我。毛衣就像奶奶的怀抱,紧紧包裹着我。

如今奶奶已离开了我,毛衣依旧珍藏在衣柜里。每到冬天,我都会轻轻抚摸它,针脚间仿佛还留存着她的温度。那些温暖的记忆,像永不熄灭的炉火,依然照亮着我前行的路。

## 律动



印象

刘贵雄/摄

## 忆情

### 那片烛光,那瓶水

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 李玉辉

常想起两个不同季节里的片段,它们像两束光,照亮了我与讲台相伴的岁月。

初三那年冬天,我的手长满冻疮。正是复习冲刺的关键时期,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却总在握笔时袭来,让我难以专注。

恰逢区里举行数学竞赛,我与两位同学代表学校参加。带队的是我的数学老师,一位刚从师范毕业的年轻女教师。

那几日格外寒冷。考场里,黑板是冷的,课桌是冷的,连握了许久的笔也冰得刺骨。我哈着气搓着手,冻疮却愈发难受,急得直跺脚。

就在这时,老师轻轻推门进来。她什么也没说,只点燃一支蜡烛,小心地放在我桌角,微微一

笑,又转身离去。

烛光微微跳动,暖意却如潮水般涌来。我重新握紧笔,在那片光中安静地写完了整张试卷。

那一次,我考出了区里第一名的好成绩。也是从那天起,我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:将来,我也要成为那样的老师。

几年后,我如愿站上乡镇初中的讲台。

现实却比想象中沉重。班主任的日常被琐碎填满,我疲于应付,几乎崩溃,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。

那个六月的下午,酷热难耐。我已决定离开,去南方另谋出路。那是我计划中的“最后一课”。

我在黑板上抄写习题,汗如雨下。黏腻的热风从窗口扑进

来,粉笔灰混着汗水,糊住了眼睛。

突然,门边传来一声“报告”。回头一看,是王凡——那个我批评最多、也最让我头疼的学生。他不知何时溜了出去,此刻却站在我面前,左手捧着一包纸巾,右手举着一瓶冰镇矿泉水。

“老师,喝口水,擦擦汗吧。”他轻声说。

我愣住了。接过水的瞬间,眼眶忽然湿了。也就在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:教育,是一场温暖的传递。多年前那支蜡烛的光,不曾熄灭;如今这瓶水的清凉,也终将流向更远的地方。

我留了下来。不是因为执着,而是因为相信:总有些微小的举动,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里的光。